

馬列主義叢書

# 斯大林著

無產者階級  
與  
無產者政黨



外國文書出版局出版

全世界無產者，聯合起來！

# 斯大林著

無產者階級  
與

無產者政黨

(論黨章第一條)



外國文書出版局出版

一九五一年一月

## 明聲局出版

本版斯大林著無產者階級與無產者政黨一書中文譯本，係按蘇聯國立政治書籍出版局一九四六年刊印俄文版斯大林全集第一卷所載譯自格魯吉亞文的原本譯出。

唯真翻譯

## 無產者階級與無產者政黨

（論黨章第一條）

從前可以大胆宣佈說「俄國是統一而不可分開的」那個時代已經過去了。現在連小孩子都知道沒有什麼「統一而不可分開的」俄國，都知道它早已分成了兩個對立的階級，即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現在誰都曉得這兩個階級間的鬥爭已變成了我國現代生活所繞轉着的軸心。

然而這一切在以前是難於看出的，其所以如此，是因為我們先前在鬥爭舞台上只看見有個別的集團，因為當時只有個別的集團在個別的城市和個別的角度裏進行鬥爭，而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作為兩個階級還沒有顯現出來，——當時一般人還難於覺察到它們。可是後來各個城市和各個區域統一起來了，無產階級各個集團互相攜手了，總罷工和示威運動爆發了，於是在我們面前就展現了兩個俄國即資產階級俄國與無產階級俄國互相鬥爭的一幅壯麗的圖畫。在鬥爭舞台上出現了兩支巨大的軍隊，即無產者軍隊和資產者軍隊，而這兩支軍隊間的鬥爭已囊括了我國全部社會生活。

既然軍隊沒有領導者就不能動作，既然每支軍隊都有其走在前頭爲它指示道路的先進部隊，所以很明顯的，當這兩支軍隊出現的時候，也就必定有相當領導者集團或如通常所說的相當政黨出現。

於是這幅圖畫就成了如下的樣子：一方面是自由黨所率領的資產者軍隊，另一方面是社會民主黨所率領的無產者軍隊，——每支軍隊都有自己的政黨來領導它進行階級鬥爭\*。

我們之所以講到這一切，是要把無產者政黨與無產階級作一比照，從而簡括說明無產者政黨底一般面貌。

上述一切已充分說明出：無產者政黨作爲一個戰鬥的領導者集團，第一，它按本身成員數量來說應該是比無產者階級小得多；第二，它按本身覺悟程度和本身經驗來說應該是高出於無產者階級；第三，它應該是個緊密團結的組織。

上述一切在我們看來根本用不着證明，因爲很明顯的，當還存在有資本主義制度而使人民大眾不免處於貧困和落後地位的時候，無產階級決不能全體提高到所期望的那種

必要。

\* 我們完全沒有講到俄國其他各個政黨，因爲對於同明我們所分析的諸問題，根本沒有講到這些政黨的

覺悟程度，所以需要有一個覺悟的領導者集團來用社會主義精神教育無產者軍隊，統一這支軍隊並在進行鬥爭的時候領導這支軍隊。同樣很明顯的，一個力求領導戰鬥無產階級的政黨，不應該是一些單個份子底偶然湊合物，而應該是一個緊密團結的集中化的組織，因為只有這樣才能按照統一的計劃來指導它的工作。

簡括說來，我們黨底一般面貌就是如此。

我們且把這一切記在心裏，進而講到我們的主要問題，即我們究竟能把什麼人稱為黨員的問題吧。本文所專論的黨章第一條，就是涉及這個問題的。

那末我們就來考察考察這個問題吧。

我們究竟能把什麼人稱為俄國社會民主黨黨員呢，換句話說，黨員底義務是什麼呢？

我們黨是社會民主主義的黨。這就是說，黨有它自己的綱領（運動底最近目的和終極目的），有它自己的策略（鬥爭方式）以及自己的組織原則（團結形式）。綱領觀點、策略觀點和組織觀點上的一致，乃是我們黨由以建立的基礎。只有這些觀點上的一致，才能把各個黨員團結成爲一個集中化的黨。如果觀點上的一致陷於崩潰，那末黨也就會陷於崩潰。所以，只有完全接受黨底綱領、策略和組織原則的人，才能稱為黨員。只有

已經充分研究和完全接受了我們黨底綱領觀點、策略觀點和組織觀點的人，才能置身於我黨隊伍中，亦即置身於無產者軍隊底領導者隊伍中。

可是，對於一個要想成爲黨員的人說來，是不是只要接受黨底綱領、策略和組織觀點就夠了呢？能不能把這樣一個人稱爲無產者軍隊底真正領導者呢？當然不能！第一，大家知道，世界上有不少的空談家，他們樂意「接受」黨底綱領、策略和組織觀點，可是他們除了講空話而外，便什麼也不能作。如果把這種空談家稱爲黨員（即稱爲無產者軍隊底領導者），那就會是褻瀆黨底神聖尊嚴了！況且我們黨又不是一個哲學的學派或宗教的教派。難道我們黨不是一個鬥爭黨麼？既然我們黨是個鬥爭黨，那末我們黨決不能以人們虛玄地接受它的綱領、策略和組織觀點爲滿足，而一定會要求自己的黨員實現所接受的觀點，這難道不是很明顯麼？這就是說，誰想成爲我們黨底黨員，誰就不能單祇以接受我們黨底綱領觀點、策略觀點和組織觀點爲滿足，而應該實現這些觀點，實行這些觀點。

但實現黨底觀點對於黨員說來又是什麼意思呢？他在什麼時候才能實現這些觀點呢？只是在他進行鬥爭的時候，在他與全黨一起走在無產階級軍隊前面的時候。能不能各行其是，單獨進行鬥爭呢？當然不能！恰恰相反，人們首先總是聯合起來，首先總是組織起來，然後才去進行戰鬥的。否則任何鬥爭都是不會有什麼結果的。所以很明顯

的，黨員也只有當他們彼此結合爲一個緊密團結的組織的時候，才能進行鬥爭，因而才能實現黨底觀點。同樣很明顯的，黨員愈是團結成爲更緊密的組織，也就能更好地進行鬥爭，因而也就能愈加完滿地實現黨底綱領、策略和組織觀點。難怪大家都說：我們黨是個領導者組織，而不是單個份子底湊合物。既然我們黨是個領導者組織，那末很明顯的，只有在這個組織中參加工作，亦即認爲自己的義務是把個人願望與全黨願望打成一片並與全黨一起動作的人，才能被認爲是這個黨中的一員，這個組織中的一員。

由此可見，要做一個黨員，就必須實行黨底綱領、策略和組織觀點；爲要實行黨底觀點，就必須爲擁護這些觀點而鬥爭；而爲要擁護這些觀點而鬥爭，就必須在黨組織中參加工作和協同全黨一起進行工作。很明顯的，爲要做一個黨員，就必須參加黨內一個組織\*。只有當我們參加黨內一個組織，從而把我們個人利益與全黨利益打成一片的時候，我們才能成爲黨員，亦即成爲無產者軍隊底真正領導者。

\* 正如任何複雜機體都是由無數極簡單機體所組成的一樣，我們黨作爲一個複雜和總的機體，也是由許多組織即地方組織所組成，這些地方組織由黨代表大會或中央委員會批准時，就稱爲黨組織。由此可見，並不是單祇委員會才稱爲黨組織。按照統一計劃來指導這些組織底工作的有中央委員會，於是這些地方組織就經過中央委員會而組成爲一個巨大集中化組織。

既然我們黨不是單個空談家底湊合物，而是一個經過中央委員會來適當地引導無產者軍隊前進的領導者組織，那末上述一切也就不言而喻了。

還要指出如下一點。

從前，我們黨好似一個喜歡接納賓客的宗法家庭，願意把一切同情者都接受進來。可是，現在我們黨已經成爲一個集中化的組織，所以它已經卸脫那副宗法式的形相而完全像一個只容許優秀份子進門的礮台了。這對於我們是有重大意義的。現在，專制政府力圖用『工聯主義』、民族主義和神權主義等等敗壞無產階級底階級意識；另一方面，自由主義知識份子又拚命謀害無產階級底政治獨立性，力圖拘束無產階級動作，所以我們應當極端警惕，而不應忘記我們黨是只讓受過考驗的份子進門的礮台。

我們已經闡明了凡是想做黨員的人所必須執行的兩個條件（接受黨綱和在黨組織中參加工作）。如果再加上第三個條件，即黨員必須給予黨以物質上的幫助這一條件，那末爲要享有取得黨員稱號的權利所必需的一切條件就完全具備了。

由此可見，只有接受俄國社會民主黨黨綱，給予黨以物質上的幫助並參加黨內一個組織者，才能稱爲俄國社會民主黨黨員。

列寧同志\*所提出的黨章第一項條文就是如此。

可見，這個條文完全是從那認為我們黨是個集中化組織而不是單個份子湊合物的觀點中產生出來的。

這個條文所含有的最大的價值就在於此。

然而有些同志竟把列寧條文看作『狹隘』和『不方便的』條文來加以推翻，而提出自己的一個大概是既不『狹隘』又不『不方便』的條文。我們說的是馬爾托夫底條文，現在我們就來着手分析他這個條文。

依據馬爾托夫底條文，就是『凡接受黨綱，用物質辦法幫助黨並在黨某一個組織領導下經常親自援助黨者，皆得爲俄國社會民主黨黨員』。可見，這個條文中略去了凡是想做黨員者所必須執行的第三個條件，即黨員必須參加黨內一個組織的條件。馬爾托夫竟認爲這個確定的和必要的條件是多餘的，並爲代替這一條文而在自己的條文內加進了所謂『在黨某一個組織領導下親自援助黨』這樣一個模糊不清和很可懷疑的語句。這樣

\* 列寧是革命社會民主黨中傑出的理論家和實行家。

\*\* 馬爾托夫是火星報編輯員之一。

說來，爲要成爲一個黨員，儘可不必參加黨內任何一個組織（你看這是怎樣的『黨』呵！），也不必認爲自己應該服從黨底意志（你看這是怎樣的『黨紀律』呵！）！試問黨對於那些不參加黨內任何一個組織，因而不認爲自己絕對應該服從黨紀律的人，又怎能『經常地』加以領導呢？

這就是使馬爾托夫所提出的黨章第一項條文碰到釘子的問題，而這個問題在列寧條文中却獲得了巧妙的解決，因爲列寧底條文肯定地認爲參加黨內一個組織是想做黨員者所必須執行的第三個條件。

於是，我們就只有把馬爾托夫條文中所謂『在黨某一個組織領導下親自援助』這個模糊不清和毫無意思的語句拋棄掉。而把這個條件拋棄之後，馬爾托夫條文中就只剩下了兩個條件（接受黨綱和給予物質上的幫助），這兩個條件本身是沒有任何價值的，因爲任何一個空談家都可以『接受』黨綱並給予黨以物質上的幫助，但這並不能保證他有權成爲黨員。

你看，這就是所謂『方便的』條文哩！

我們說：真正的黨員絕對不應該單祇以接受黨底綱領爲滿足，他必須努力實現他所接受了綱領。馬爾托夫回答道：你們作得太嚴格了，因爲黨員並不必須實現他所接

受的綱領，只要他不拒絕給予黨以物質上的幫助就行了。馬爾托夫好像是憐憫某些『社會民主主義』空談家，不願對他們關閉入黨的門戶。

其次，我們說，既然爲要實現綱領，就必須進行鬥爭，而爲要進行鬥爭，又必須團結起來，所以想做黨員者應該加入黨內一個組織，應該把個人願望與全黨願望打成一片，應該與全黨一起去領導戰鬥的無產者軍隊，亦即應該組織成爲集中化政黨底整齊部隊。馬爾托夫回答說：黨員並不必須組織成爲整齊的部隊，並不必須結合成爲一個組織，而是只要各人單獨進行鬥爭就行了。

那末我們黨究竟是什麼呢？——我們問道。究竟是單個份子底偶然湊合物，還是緊密團結的領導者組織呢？如果說它是領導者組織，那末能不能把不參加這個組織，因而不認爲自己應該服從其紀律的一個人認爲是這個組織中的一員呢？馬爾托夫回答道：黨並不是一個組織，或者更正確些說，黨是一個無組織的組織（你看這是怎樣的『集中主義』呀！）！

由此可見，照馬爾托夫底意見說來，我們黨不是一個集中化的組織，而是一些地方組織以及接受了我們黨綱等等的單個『社會民主主義』份子底湊合物。但是，我們黨既然不是一個集中化的組織，那它也就不會是一個只讓受過考驗者進鬥的礮台。的確，在

馬爾托夫看來，正如他那個條文所說明的那樣，黨並不是一座礮台，而是一切同情者都可自由參加的宴會。一個人只要稍微有一點兒知識，只要表示一點兒同情，只要給予一點兒物質上的幫助，那末事情就成了，那他就充分權利算作一個黨員了。不要聽他們的話，——馬爾托夫鼓舞那些嚇慌了的「黨員」說，——不要聽那班認為黨員必須參加黨內一個組織和因而必須把個人願望服從全黨願望的人所說的話吧。第一，一個人很難來同意接受這種條件，因為把個人願望服從全黨願望並不是一件好玩的事呀！第二，我已經在自己的說明中指出過，那班人底意見是錯誤的。那末，先生們，請諸位來參加：宴會呵！

馬爾托夫好像是憐憫某些沒有決心把個人願望服從全黨願望的大學教授和學生，於是就把我們黨底礮台鑿出一個洞孔，讓這些可敬的先生們有機會偷偷爬進到黨內來。他向機會主義大開方便之門，並且這正是在無產階級底階級覺悟遭受着成千敵人攻擊時作的呵！

然而問題還不只在此。問題還在於馬爾托夫那個可疑的條文能使我們黨內從另一方面產生出機會主義。

我們知道，馬爾托夫底條文中只說到接受綱領，一個字也沒有提到策略和組織，實則為要保證黨內的一致，就需要有組織觀點以及策略觀點上的一致，也如需要綱領觀

點上的一致那樣。有人會說：列寧同志底條文中也沒有講到這點。對的！但是，要知道，列寧同志底條文中根本就沒有講到這點的必要！一個人既在黨內一個組織中參加工作，因而與全黨一起進行鬥爭，服從黨底紀律，那末他除了遵循黨底策略和黨底組織原則以外，當然是不能遵循任何其他策略和其他的組織原則的。可是，對於一個接受黨綱而不參加黨內任何一個組織的「黨員」，你們又能說什麼呢？怎麼能保障這個「黨員」所持的策略和組織觀點將會是黨的策略和組織觀點，而不會是別的策略和組織觀點呢！這就是馬爾托夫底條文無法向我們說明的問題！於是，由於接受馬爾托夫條文的結果，我們就會不免要擁有一個奇怪的「黨」，其中各個「黨員」有着同一的綱領（這還是一個問題哩！），而策略觀點和組織觀點却是各不相同的！真是妙到極點的多樣性呵！那末我們的黨又怎麼會不像是一個宴會呢？

還有一點要問問：究竟要把第二次黨代表大會所囑咐給我們而與馬爾托夫條文根本相矛盾的那個思想上和實際工作上的集中主義拋到什麼地方去呢？如果問題是要在兩者中選擇一個，那末拋去馬爾托夫底條文是顯然要較為正確些的。

你看，馬爾托夫向我們提出來與列寧同志底條文對立的條文是多麼荒謬呵！

我們認為第二次黨代表大會通過採納馬爾托夫條文的決議是第二次代表大會思慮不

週的結果，我們希望第三次黨代表大會一定會改正第二次代表大會底錯誤而採納列寧同志底條文。

現在我們且把上述一切簡括重複一遍。在鬥爭舞台上出現了無產者軍隊。既然任何一支軍隊都需要有自己的先進部隊，那末無產者軍隊也會需要這樣一個部隊。由此就出現了無產階級底領導者集團即俄國社會民主黨。這個黨既是一定軍隊底先進部隊，所以，第一，它應該用自己的綱領、策略和組織原則武裝起來；第二，它應該是個緊密團結的組織。如果我們問到究竟我們應該把什麼人稱為俄國社會民主黨黨員，那末這個黨就只能給出一個回答：只有接受黨綱，在物質上幫助黨並在黨內一個組織中參加工作者，才能稱為本黨黨員。

列寧同志在他那個精彩的條文中，正是表達了這個十分明顯的真理。

一九〇五年一月一日在無產階級鬥爭第八期上發表。

論文發表時沒有署名。

俄文版本係譯自格魯吉亞文。